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杜騙新書 第三類 換銀騙

成錠假銀換真銀

泉州府客人孫滔，為人誠實，有長者風。帶銀百餘兩，往南京買布，在沿山搭船。陡遇一棍，名汪廷蘭，詐稱興化府人，鄉語略同。因與孫同船數日甚歡，習知潘樸實的人，可騙也，因言他□□蕪湖起岸買貨舟中，說他尚未傾銀，有銀一錠細絲十二兩重，若有便銀打換為妙，意就在孫換之。孫因請看。汪欣然取出真銀。孫接過手曰：「果是金花細絲。」汪欲顯真銀，因轉在孫手接出，遍與舟中客人看，問好否。都道是細絲。遂因舟上有筆硯在此，汪微微冷笑，將此銀寫十二兩足，在風窠底。孫心中道此人輕薄，有銀何必如此翻弄，因潛對汪曰：「出來人謹慎些。」汪曰：「無妨。」孫因問要換折多少。汪曰：「弟只零買雜貨，憑兄銀色估折便是。」孫因取出小曹八九錢重的，只九一、二成色。汪看喜曰：「此銀九四、五傾來麼，俱一樣如此，即好矣。」蓋汪重估孫銀水，使孫樂換。孫取天平兩對，估折明白。汪即箱中取出白綿紙，與孫麵包作兩包。

汪因佯起，轉身一回，故意誤收原銀入袖，曰：「此包是我的了。」孫曰：「不是，這包是你的。」汪即替出那假曹，亦綿紙包與真銀一樣，交與孫收。孫接過手，亦微開包緊，見銀字無異，概不深省，即鎖封笥篋中。汪須臾起岸分別。孫一向到南京，取出前銀，乃是錫曹，懊恨無及，始知被他替包騙去矣。

按：孫滔，樸實人也，其看銀時但稱彼輕薄，不知此人輕薄處，正要如此，人方不疑，後方好用假。

不然待打換之後，或有人從傍取視，豈不敗機。故坐舟冷笑，為書銀摹樣，無非為眩視計耳，向後推復細認哉。說者曰：「假令包銀時，孫即取真銀入手，後令汪收銀，則汪不究乎？」曰：「雖然彼棍者變計百端，即令真銀入手，彼又別有脫法。但各守本分，各用己財，勿貪小可便宜，則不落圈套矣。」

道士船中換轉金

賁監生在南監，期滿將歸，欲換好金數十兩，歸遺妻妾，以將遠敬。同鄉鄧監生阻之曰：「京城換金者，屢被棍以銅曹脫去，金非急用，何必在此換為。」賁曰：「京城方有好金。若有棍能脫我者，亦服他好手段。」數日內換金十餘兩，皆照金色交易，都是好金。

後有一後生，以金錠十二兩來換。賁生取看，幾有足色金，問其換數。後生曰：「某鄉官命換的，要作五換。」賁遞與鄧看。而此金可有六換，若五換價公道矣。

鄧看曰：「果好，可將此金對明收起，勿過他手。」然後對銀六十兩還之。賁依言，先收入此金，然後還其銀。後生不得展轉，只得領銀歸。見其父云，兩監生如此關防，不能再脫出。

父頓足曰：「一家生意在此，把本子送去了，何以為生。速去訪此監生何時歸。」回報已討定船，某日刻期登舟矣。體探已的。

至期，兩監生到船坐定。老棍裝為一道士衣冠淨潔，亦來搭船。舵工收之在船中，共談處。道士言詞雍容，或談及京中官民事體，一一練熟。兩監生及同船諸人亦樂與談。兩日後將近晚間，道士故提及辨珠玉寶貝之法，諸人閒談一番。又說到辨金上去，道他更辨得真。賁監生因自誇彼在京換一錠足金色，換數又便宜。諸人中有求看估色數者，賁生誇耀，取出與諸人遞觀，皆誇羨好金。遍觀已訖，時天色漸晚，復付還賁生。將收入箱際，道士亦曰：「願借觀。」接過一看，曰：「果好真金。」隨手即付還訖。又道及別新話上去。賁監生收入金，晚飯已熟，各散而餐。次日道士以船錢以還舵工，與諸人別，而登岸去。

賁監生歸以金分贈妻妾。數日後叫匠人來打釧鈿。先以小錠金打，匠皆稱金好。賁誇曰：「更換有一錠十二兩的。更好。」匠曰：「大錠金，京中光棍多以銅曹脫人。」賁曰：「取與你看，有何棍能脫我乎。」匠接過手笑曰：「正是銅曹也。」

賁怪之，急取回看，曰：「果銅也。我與鄧相公看，定是上好金，又同船諸人看皆是好金，何都被瞞過。」忽猛省曰：「噯！是也。最後是一道士看，付還時天色近晚，我未及再檢視，即收藏箱中，是此時換去也。此道士何得一銅曹如此相似，又早已在手，如此換得容易。想京中換金後生，即老棍之子。彼換時未能脫，故來搭船脫歸也。」

按：老棍子脫賁生金也，人謂其棍真高手矣，吾曰：「不然。設若賁生韜藏不露，則老棍雖有諸葛神機，莊周妙智，安能得其金而窺之，何以脫為。故責在賁生，矜誇炫耀，是自招其脫也。噫！」